

The Multiple Values of Robert Burns' *A Red, Red Rose*

¹GAO Tian ²LI Zhengshuan

¹Lanzhou University, China

²Hebe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anuary 6, 2025

Accepted: February 3, 2025

Published: March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GAO Tian & LI Zhengshuan. (2025). The Multiple Values of Robert Burns' *A Red, Red Ros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1), 045–057,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1.005.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1.005. p>

The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Hebei Province Higher Education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Research and Practice Project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eatured Courses for Top English Majors in Normal Universities” (2024YYJG007).

Abstract: Robert Burns' *A Red, Red Rose* is a classic love poem that also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lyrical song, showcasing multiple values. These value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five aspects. The first is Scottish identity. The reflection of Scott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Burns' poem demonstrates his deep love for his homeland. The second is universality. The expressive style and emotional depth in Burns' poem possess the universal beauty of human nature. The third is interdisciplinary significance. Burns' poem shows profound mean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fourth is song-like quality. The musicality of Burns' poem adds emotional depth and dissemination value. The fifth is popularity. The poem has been widely spread, giving the work greater value for multilingual translation. Therefore, *A Red, Red Rose* deserves our attention and in-depth study of its multiple values.

Keywords: Burns' poetry; multiple values; *A Red, Red Ros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GAO Tian, a graduate student at Lanzhou University with a research focu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LI Zhengshuan (corresponding author), Ph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es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彭斯《一朵紅紅的玫瑰》的多重價值

¹ 高 田 ² 李正栓

¹ 蘭州大學

² 河北師範大學

摘 要: 彭斯的《一朵紅紅的玫瑰》(*A Red, Red Rose*) 是一首經典的愛情詩, 同時兼具抒情歌曲的特質, 展現出多重價值。這些價值主要體現在五個維度: 其一為蘇格蘭性。彭斯詩中蘇格蘭語言、文化的彰顯折射出彭斯對祖國的深切熱愛; 其二為普世性。彭斯詩的表達方式與蘊含情感具有普世的人性之美; 其三為融通性。彭斯詩在比較文學與跨文化交流中展現出深遠的意義; 其四為歌唱性。彭斯詩和樂可唱的特質為詩作增添了情感深度與傳播價值; 其五為流行性。彭斯詩流傳廣遠, 賦予作品更具多語言翻譯的價值。因此, 《一朵紅紅的玫瑰》值得我們傾注關注, 並深度研究其多重價值。

關鍵詞: 彭斯詩; 多重價值; 《一朵紅紅的玫瑰》

基金專案: 河北省高等學校英語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專案「師範高校背景下英語類一流專業特色課程建設研究與實踐」(2024YYJG007) 階段性成果。

一、引言

《一朵紅紅的玫瑰》(*A Red, Red Rose*) 是蘇格蘭著名詩人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 最著名的抒情詩之一, 同時也是世界愛情詩的經典之作。詩中男子對心上人懷著熾熱情感, 形象地將女子比作盛開的玫瑰、美妙的旋律, 並列舉幾件不可能發生的自然現象, 象徵他對愛情的堅定不移。簡潔的用詞、優美的形式和高超的詩歌技巧使這首詩成為年輕戀人表達真摯情感的典範, 也曾被譜曲傳唱世界各地, 深入人心。

詩歌原文如下:

O 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 my Luve's like the melodie
That's sweetly played in tune.

As fair art thou, my bonie lass,
So deep in luve am I;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O I will love thee still, 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

And fare thee weel, my only Love!
And fare thee weel, a while!
And I will come again, my Love,
Tho' it were ten thousand mile!

不同於其它宏大敘事、淒美抒情、歌詠自然等經典題材，愛情詩以其極易得到人類共鳴的普世性和天然美感，在交流與傳播中廣受重視。而作為其中情感真摯、音韻優美、意象經典的精粹之作，《一朵紅紅的玫瑰》在多個層面具有獨特深刻的積極價值與意義。本文結合詩人身份背景，依次從蘇格蘭性、普世性、融通性、歌唱性以及流行性等五個維度，對其進行分析解讀。

二、詩人身份背景

羅伯特·彭斯，蘇格蘭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常被中國學者稱作「農民詩人」。蘇格蘭人並不喜歡這個標籤。彭斯在蘇格蘭的聲譽遠遠超過莎士比亞，成為名副其實的民族英雄。蘇格蘭十鎊面額紙幣上印著彭斯頭像。蘇格蘭各大城市都有彭斯的雕像，有的城市還有他的妻子的雕像。蘇格蘭有各種各樣的與彭斯相關的文創產品。在全世界凡有蘇格蘭後裔的地方，每年都舉辦彭斯晚宴。在全世界凡是慶祝新年的場合都有他的歌曲《友誼地久天長》的歌聲回蕩。儘管出身貧寒，但他成長於開明的家庭環境中，其父是一位思想開放、博學多才的人，給他和他兄弟姐妹們請了一位家庭教師，其祖母講故事，其母親愛唱蘇格蘭小曲。因此，雖然彭斯的正式教育僅有兩年半，但憑藉著自學和刻苦研習，他沉浸於大量閱讀，尤其對蘇格蘭民謠和詩歌情有獨鍾，經常抄記歌曲，還產生改寫或創作的想法。由於其父早逝，成年後的彭斯不得不擔負起照顧整個家庭的重任。雖然勞作艱辛，彭斯卻善於苦中作樂，在田間耕作時他也會邊勞動邊唱歌，田間地頭休息時他也會把新詞填入舊曲調，創作出他的詩歌，每天結束工作後他也會不停地讀寫。1786年，愛丁堡的文人們已將其讚譽為「上天賜予的農夫」，認為他的詩歌是他本性情感的自然流露，他有時也會認可此類誇讚。

彭斯的詩歌充滿人類情感特質，包含了愛情、幽默、哀愁以及對自然的敏銳感應……所有觸動人類內心的詩歌特質都在他文字中，而這些特質自伊莉莎白時代以來從未如此觸動人心。他的詩歌題材範圍廣泛，除了那些表達對大自然和人類情感的熱愛的詩歌，還有大量無法歸類的詩歌作品。如 *A Man's a Man for That* 表達了對人性與理想的深刻詮釋；*The Vision* 展示了他早期的理想，*The Epistle to a Young Friend* 表達了他對宗教和榮譽的個人看法；*The Address to the Unco Guid* 是他在呼籲寬容的判決；*Halloween* 描繪了鄉村的歡樂慶典；*The Two Dogs* 則將富人與貧民進行了對比；*A Bard's Epitaph* 作為他詩集的結尾，是他對自己生活的總結。當然，他的一些詩歌是很容易歸為諷刺詩和愛國詩之類的。

彭斯的第一部詩集是 *Poems, Chiefly in the Scottish Dialect* (1786) 取得巨大成功，一夜成名，人們如饑似渴般爭相購閱。這一成功使其改變了原本想通過掙點稿費購買船票前往牙買加的計畫。在一些愛丁堡評論家對其詩歌做出較高評價後，他改為前往愛丁堡籌備新版詩集的出版。在那裡，他受到了城中上流人士的款待，他們中的一些人欲觀察這位農夫在上層社會中的表現，另一些人則是好奇這位天生怪才。雖然彭斯在愛丁堡社交圈中一度嶄露頭角，但其社會底層農民的粗獷質樸與上流社會名流的虛偽精緻之間的衝



突日漸明顯，他在愛丁堡高級社交圈中的新鮮感以及他對他人的新鮮感也逐漸消退。最終，他離開了缺少歸屬感的愛丁堡，故鄉小路帶他回家繼續創作和勞動。此後，彭斯經常在蘇格蘭和英格蘭北部旅行，搜集民謠。彭斯晚年的境遇並不富裕，但其不懈創作的精神、廣泛採集民謠及歌唱的堅持，使他在普通民眾心中長久地佔據崇高地位。他的作品充滿了對家鄉、高地、人民、愛情與自然的歌頌，因而被稱作「勞動人民的詩人」。

1787 年，彭斯詩集第二版出版。1788 年，彭斯與珍·阿莫爾 (Jean Armour) 結婚，妻子美妙的歌喉和動人的身形給他靈感，激勵他創作出了一些優秀詩作。儘管苦苦勞作，糧產不高，他與家人遷居蘇格蘭高地，在鄧弗里斯郡 (Dumfries) 租賃一座農場。在高地的前半段歲月，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他創作了大量歌頌高地人和事的作品，成為其不朽詩篇的組成部分。但農場終是盈利微薄，於是，他向當地有影響力的人士尋求一些能讓他養家糊口的職位。在多方努力下，他被任命為收稅官，年薪 50 英鎊，在他餘下的幾年裡一直身兼此職，飽經風霜。

彭斯的大多數詩歌都是用蘇格蘭方言創作，被譽為蘇格蘭的「國家詩人」(national bard)。他的詩作與影響力提升了蘇格蘭人民生活的尊嚴與價值，魯迅稱其為「勞動人民的詩人」，這一稱號恰如其分，因為他來自人民，瞭解人民，為人民寫作。也正因此，他在普通民眾中享有深厚的愛戴。彭斯去世時，蘇格蘭舉國上下緬懷他，並為他貧困的家庭提供支援。彭斯的詩歌最早於 1908 年被蘇曼殊 (1884—1918) 譯成中文，儘管蘇曼殊只譯彭斯詩一首，卻開彭斯詩歌漢譯之先河，此後許多人譯過彭斯不同的詩，極大地促進了民國時期以及 20 世紀 50 年代末中國民歌和民間詩歌的創作。

彭斯卓越的詩才因長期病痛而受限。1796 年，他在貧困中與世長辭，享年 37 歲，被安葬于鄧弗里斯郡。

進入 21 世紀，中國依然在翻譯傳播彭斯的詩歌。2015 年，李正栓翻譯完成《彭斯詩歌精選》。掩卷遐思，感佩彭斯在艱難環境中依然堅持創作的精神，感覺對自己也是莫大鼓舞。為了表達對彭斯的敬仰和深切懷念之情，李正栓創作《譯彭斯詩有感》一首，重拾舊日情懷。以下是《譯彭斯詩有感》及英譯文：

譯彭斯詩有感

李正栓

疾風勁吹聲淒厲，
仍有鳥鳴樂不疲。
為譯彭斯來舊國，
昔日情懷今日拾。

Thoughts on Translating Burns

Li Zhengshuan

Strong wind blows with sound sad and shrill;
There are birds warbling, delighted and still;
For translating Burns to the old country I came
To pick up ancient feelings former and same.

李正栓這一情懷被蘇格蘭人欣賞。他們 2016 年把這首詩的中英文蝕刻在斯特靈大學的藝術走廊上，至今猶存。由於李正栓在 21 世紀在中國出版並傳播他漢譯的彭斯詩歌，斯特靈大學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

三、蘇格蘭性

彭斯《一朵紅紅的玫瑰》展示了他的蘇格蘭立場、蘇格蘭視角，其蘇格蘭性首先體現在其所使用的蘇格蘭方言，生動的方言推動了他的新詩口語表達，例如詞彙「Luve, bonie, lass, a' the seas, gang dry」等，這些方言詞彙的使用使詩歌頗具地方特色，讓蘇格蘭人喜愛讀、喜愛唱，也彰顯了詩人的文化認同與愛國情懷。難怪蘇格蘭人不管多麼窮也要爭相購閱彭斯的詩。「Luve」反復出現，分別代表了「心上人」、「愛情」和動詞

「摯愛」，這一中心詞的不斷出現強化了主題。

詩中這種運用自然景象的象徵手法也展現了彭斯作為勞動人民詩人的獨特聲音。「文學敘事的真實常常比有限的歷史記錄更能反映普遍的社會生活。」^⑥他不僅僅描繪愛與美，還在語言與文化中寄寓了人民的日常情感與民族自豪感。

作為勞動人民的詩人，彭斯在自己的詩歌中充分傾注了人民的情感。這些詩歌歌頌故鄉、人民、愛情、大自然，具備了所有古老蘇格蘭歌曲的特點：簡單、幽默、直率、樂觀。這些特徵使其詩歌更具愛國主義價值。「彭斯與民間文學的結合，使蘇格蘭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民詩人，深刻影響了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發展，還用階級鬥爭觀追溯了歌謠歷史。」^⑦這些特質使彭斯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工人階級詩人之一。

彭斯詩歌中鮮明的蘇格蘭性深紮於民族文化土壤，卻綻放出超越地域的精神芬芳。《一朵紅紅的玫瑰》對蘇格蘭方言的創造性運用與勞動人民視角的書寫構建起一座連接蘇格蘭性與普世性的美學橋樑，既是一種民族情感的展現，也是對永恆愛情母題的回應。彭斯已然證明這一經典的文化價值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正如海德格爾所言「詩人的天職是返鄉」，彭斯在描繪蘇格蘭文化基因的過程中觸摸到了人類情感的總體語言，這表明真正的世界性和普世性不是一種懸浮的抽象概念，而是無數文化結晶折射出的光譜總和。

四、普世性

《一朵紅紅的玫瑰》蘊含著人類的普遍價值，主要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一是愛情美。《一朵紅紅的玫瑰》是彭斯根據蘇格蘭民謠創作的一首膾炙人口的愛情詩篇，舊曲填新詞。正如普希金在創作的以愛情為主題的作品時，他「並沒有局限在俄羅斯民族的範圍之內，而把這種愛寫成超越民族界限而普遍存在的人性愛。在這些愛情故事中詩人所抒發的愛正是他的美好浪漫主義理想的重要組成部分。」^⑧ *A Red, Red Rose* 同樣展現出超越時空的情感普適性，這是屬於文學的人類共通價值。

二是音樂韻律美。音樂美是彭斯詩歌的旗幟。他的 600 餘首詩作中有 300 餘首是歌曲，他對音樂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這首詩以歌謠體寫成，四三音步交替，抑揚格為主，尾韻整飭，全詩前兩節的韻腳為 abcb，後兩節的韻腳為 abab，朗朗上口。他還創造了一種獨具特色的「交響樂格律」(symphonic meter)，許多詩作至今仍被譜成音樂傳唱，令人回味無窮。

三是語言美。詩人使用蘇格蘭人民的本族語言創作的這首詩歌，語言質樸直白，感情真摯而深沉，毫無矯飾之意。字句中，詩人的情感如滔滔奔流的江水一瀉千里，洶湧澎湃，讓讀者能夠切身感受到詩人的激情與深情。詩中所用的語言充滿人民性，質樸率真。

五、融通性

在《一朵紅紅的玫瑰》第三節中，彭斯運用「海枯石爛」般的誇張手法，表達了對愛人的鏗鏘誓言。通過描繪幾乎不可能發生的自然現象，他深刻地展現出主人公對愛情的忠貞與執著。這種愛情宣言的表達方式令人不禁聯想到中國漢樂府詩經典《上邪》，同樣以強烈的語言和誇張的意象傳遞出誓言的堅定與永恆：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上邪》的英譯文如下：

Oh, by heaven,



I shall be in love with you.
I'll love you as long as I breathe.
I'll love you till mounts have no peaks,
Till all rivers go dry,
Till it thunders in winter,
Till it snows in summer,
Till Heaven and Earth meet.
Only then can I part with you.
(tr. Li Zhengshuan)

再如敦煌曲子詞《菩薩蠻·枕前發盡千般願》：

枕前發盡千般願，要休且待青山爛。水面上秤錘浮，
直待黃河徹底枯。

這幾首詩都是民間歌謠，在意象運用、敘事方式、情感表達等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首先，它們都運用了極為誇張的比喻和意象，將愛情的忠貞表現得震撼人心。彭斯在詩中以「直到乾枯水流盡，直到太陽把岩石化作灰燼」來象徵愛情的永恆，而《上邪》則以「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這一系列幾乎不可能發生的自然現象，展現出誓言的堅定。相似地，《菩薩蠻》通過「青山爛」、「秤錘浮」、「黃河徹底枯」等表達了矢志不渝的情感承諾。此外，這些作品都通過質樸卻充滿力量的語言，傳達出真摯深切的情感，使讀者為之動容。《上邪》和《菩薩蠻》以直白而生動地表達刻畫了古人對愛情永恆的信念與執著。而彭斯也用簡單的詩句唱出了人類對純粹愛情的追求。這種情感的普適性跨越了語言和文化的界限，展現了人類對於真情的共同渴望。或許這也是中國讀者喜愛《一朵紅紅的玫瑰》的原因之一。

六、歌唱性

「傳統的英美詩歌都重視韻律和節奏。這種特點使詩歌具有音樂化的特徵，亦使其具有歌唱性 (sing-song aspect)，其中韻律 (rhythm) 是一個主要因素。」^④ 韻律 (rhythm) 作為詩歌創作的核心因素之一，是詩歌的「骨架」，決定了詩句的節奏美感，並且能夠承載詩作情感表達所需要的情感氛圍，讓讀者與聽者得以通過節奏感受詩意的共鳴。彭斯的《一朵紅紅的玫瑰》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全詩「採用歌謠詩節的四行體。每一節中，奇數行為八音節四音步，偶數行為六音節三音步，偶數行押韻，全詩通俗流暢，語言質樸淺近，詩意爽朗熱烈。」^⑤ 《一朵紅紅的玫瑰》還以其工整詩行、規則押韻展現出極高的歌唱性。奇數行的四音步與偶數行的三音步交織，令全詩讀來如樂章般流暢。音韻之美強化了情感表達，使「我愛你直到海枯石爛」的誓言不只是文字上的承諾，更是一種充滿韻律之美的心靈震撼。除此之外，《一朵紅紅的玫瑰》中還多用重複詞語和重複結構，達成一種排比感，「單詞、片語和短句的排比用法，在誦讀時從氣勢上為全詩營造出一種層層疊疊、反反覆復的節奏效果」^⑥ 這首詩的歌唱性使它產生永久價值。

在情感表達上，《一朵紅紅的玫瑰》以極具感染力的語言展現了對愛情的深情和忠貞。彭斯將愛人比作「六月中盛開的紅玫瑰」，形象鮮活、生機盎然，充滿了濃烈的情感張力。接著，他用「海枯石爛」、「日融石化」等誇張手法，表達了永恆不變的愛情誓言，賦予詩句強烈的情感感染力，使讀者深深觸動。

由於其直白、真摯的情感表達和優美的語言節奏,《一朵紅紅的玫瑰》迅速成為膾炙人口的愛情詩篇,極具傳播價值,歷代蘇格蘭和英美文學作品集都會將其收錄其中。通俗易懂的語言與人類普遍情感的深刻契合也為其贏得了世界各地讀者的喜愛。

幾百年來,這首歌久唱不衰。還對世界歌曲創作產生影響,清華大學範文芳教授根據彭斯原詩填詞一首,名叫《我的姑娘》,歌詞如下:

我的姑娘像一朵紅紅的玫瑰,
六月時節縱情開放。
我的姑娘像一首浪漫的情詩,
在我的心頭悠悠蕩漾。
啊,美麗的姑娘,我可愛的姑娘,
讓我到外面的世界經受風浪,
我會再次回來,與你牽手月下,
無論我走到多麼遙遠遙遠的地方,

我的姑娘像一朵迎春的臘梅,
皚皚白雪中靜靜飄香。
我的姑娘像一首悠揚的樂曲,
在我的琴弦涓涓流淌。
啊,美麗的姑娘,我熱戀的姑娘,
讓我抹去你心頭淡淡憂傷。
縱然岩石熔化,縱然海水枯竭,
我的心依然守護在守護在你的身旁。
美麗的姑娘,我熱戀的姑娘,
讓我抹去你心頭淡淡憂傷。
縱然岩石熔化,縱然海水枯竭,
我的心依然守護在守護在你的身旁,
守護在你的身旁。

在中外少數民族詩歌中,許多史詩由於缺乏文本記載,僅以口傳形式流傳。這種現象表明,將詩歌與譜曲結合的方式相較依靠單純的文字傳播,在擴大傳播範圍與提升讀者接受度方面具有明顯優勢。詩歌的歌唱性與其情感價值具有相輔相成的關係,若輔以譜曲傳唱,能夠更為直觀地表達詩歌的豐富情感,並更廣泛地傳播其文化價值與美學內涵。在閱讀《一朵紅紅的玫瑰》時,讀者很容易被詩中濃烈的情感和直接的表達方式所打動並產生深切共鳴。而「浪漫的熾熱之情,正是中國文壇對於這位來自蘇格蘭的詩人彭斯最初的印象。」^①這使得彭斯的詩歌在中國浪漫主義文學中佔據了獨特的位置。

七、流行性

「彭斯詩歌自 1908 年被蘇曼殊漢譯以來,在我國經歷了 100 多年的發展歷程。我國歷史和社會發展的



每一次轉折,都影響了譯者對彭斯詩歌的選材和翻譯策略的選擇。」^⑤《一朵紅紅的玫瑰》主題通俗,描寫直觀,情感共鳴豐富,具有較強的流行性,也因此受到幾百年來古今中外諸多翻譯者、學者和其它領域詩歌愛好者的關注,並產生了諸多風格各異、語種各異的譯文,在全世界範圍內被廣泛傳播、欣賞。「《一朵紅紅的玫瑰》的重譯由單首譯詩發展為選譯彭斯組詩,又演進為出版彭斯詩歌選譯專集,且重譯者多為作家型和學者型譯者。」^⑥不同譯者的不同處理方式為原詩注入了多樣的文化和美學色彩。以下是部分中譯譯者及其風格各異的譯文。

(一)

蘇曼殊(1884—1918),第一位漢譯彭斯 *A Red, Red Rose* 的中國譯者。

頻頻赤薔靡

頻頻赤薔靡,
首夏初發苞。
惻惻清商曲,
眇音何遠遙。

予美涼天紹,
幽情中自持。
倉海會流枯,
相愛無絕期。

倉海會流枯,
頑石爛炎熹。
微命屬如縷,
相愛無絕期。

慘怯別予美,
離隔在須臾。
阿陽早日歸,
萬里莫踟躕。

(柳亞子,2007:127)

(二)

袁水拍(1916—1982),新中國成立前出版彭斯詩歌集(《我的心呀在高原》,1944)並成為中國彭斯翻譯第一人。

一朵緋紅,緋紅的玫瑰

哦,我的愛人像一朵緋紅,緋紅的玫瑰,

在六月裡，剛剛盛開；
哦，我的愛人像一支好聽的歌曲，
在樂器上溫柔輕彈。

你是美人兒，我年輕的姑娘，
我對你這樣的深愛；
我要一直愛你，我的心愛，
直到所有的海洋枯乾。

直到所有的海洋枯乾，我的心愛，
直到岩石在太陽下腐爛；
我要一直愛你，我的心愛，
直到生命的路程走完。

再會吧，我唯一的愛人！
現在我暫時離開你！
我就要回來的，我唯一的愛人，
雖則我們相隔千里。

(袁水拍, 1944:49-51)

(三)

王佐良(1916—1995)，為紀念彭斯誕辰 200 周年，於北京出版了一版詩集《彭斯詩選》。

一朵紅紅的玫瑰

啊，我的愛人像朵紅紅的玫瑰，
六月裡迎風初開，
啊，我的愛人像一曲甜蜜的歌，
唱得合拍又柔和。

我的好姑娘，多麼美麗的人兒！
我呀，多麼深的愛情！
親愛的，我永遠愛你，
縱使大海乾涸水流盡。

縱使大海乾涸水流盡，
太陽將岩石燒作灰塵，
親愛的，我永遠愛你，



只要我一息猶存。

珍重吧,我唯一的愛人,
珍重吧,讓我們暫時別離,
但我定要回來,
哪怕千里萬里!
(王佐良,1959:18)

(四)

袁可嘉(1921—2008),為紀念彭斯誕辰 200 周年,於上海出版了一版詩集《彭斯詩鈔》。

一朵紅紅的玫瑰

啊,我愛人像紅紅的玫瑰,
在六月裡苞放;
啊,我愛人像一支樂曲,
樂聲美妙、悠揚。

你那麼美,漂亮的姑娘,
我愛你那麼深切;
我會永遠愛你,親愛的,
一直到四海涸竭。

直到四海涸竭,親愛的,
直到太陽把岩石消熔!
我會永遠愛你,親愛的,
只要生命無窮。

再見吧,我唯一的愛人,
再見吧,小別片刻!
我會回來的,我的愛人,
即使萬里相隔!

(袁可嘉,1959:192-193)

(五)

郭沫若(1892—1978)的《英詩譯稿》於 1981 年出版,其中包含彭斯的 *A Red, Red Rose*。

紅玫瑰

吾愛吾愛玫瑰紅，
六月初開韻曉風；
吾愛吾愛如管弦，
其聲悠揚而玲瓏

吾愛吾愛美而殊，
我心愛你永不渝，
我心愛你永不渝，
直到四海海水枯；

直到四海海水枯，
岩石融化變成泥，
只要我還有口氣，
我心愛你永不渝。

暫時告別我心肝，
請你不要把心耽！
縱使相隔十萬里，
踏穿地皮也要還。

(郭沫若, 1981:27)

(六)

周宜乃(1915—1996)是第一位將彭斯的 *A Red, Red Rose* 翻譯為五言四句的非文學屆工作者。他是安徽人，畢業於武漢大學機電一體化專業，1947 年前往英國留學，1951 年回國。他曾出版一本名為《自由之歌》(*Songs of Freedom*) 的英美詩歌集，文字以古典形式呈現，使用古典中文。

卿若紅玫瑰

卿若紅玫瑰，
新綻六月裡，
更若旋律曲，
嘹亮聲和諧。

汝顏美若斯，
我深彌愛之，
情愛永不變，



直至海枯時。

海水盡枯竭，
岩石皆蝕摧，
此生一息存，
相愛永不隳。

吾愛此別矣，
暫作小分飛，
相去雖萬里，
他日終旋歸。

(周宜乃, 1999: 30-33)

(七)

李正栓(1963—)，盡力保留彭斯原作意蘊與風格的譯者。

一朵紅紅的玫瑰

啊,我的愛人像一朵紅紅的玫瑰,
六月裡蓓蕾初開。
啊,我的愛人像一支甜甜的樂曲,
演奏得和絃合拍。

我的好姑娘,你是這麼美,
我的愛是這麼深。
我將永遠地愛你,親愛的,
直到大海乾枯水流盡。

直到大海乾枯水流盡,親愛的,
直到太陽把岩石化作灰塵。
啊,我將永遠地愛你,親愛的,
只要我生命不止一息猶存。

再見吧,我唯一的愛人,
再見吧,讓我們暫時分離。
我一定要回來,我的愛人,
哪怕是我遠行千里萬里。

(李正栓, 2016: 90-91)

從以上所選譯文課件,由於譯者身份不同、背景不同、素養差異、時代不同等因素,其務實程度存在一定差異。其譯者行為之語言維度也顯示出不少差別,展示出時代差異、年齡差異、字詞差別。在以往翻譯中,不少譯者把 my love 譯成「我的愛人」,實際上,譯成「心上人」或「意中人」更合適。另外,在網路個人博客中,另有一些彭斯 A Red, Red Rose 的中文版本。譯者使用了網路化名,未寫明身份,不知何人所譯,但他們都表達了對原詩以及對其早期其它譯本的認可與喜愛,充分展示這首詩的流行性。

八、結語

自幾百年前問世以來,彭斯的這首經典詩作贏得了海內外讀者的持久青睞,同時也受到了各領域學者的廣泛關注,催生出大量優秀的譯作和研究成果。「除去翻譯行為本身,還有許多學者從各種角度對其不同譯本進行過對比分析,主要集中在音韻、意象、修辭、美學、文體學、系統功能語法及認知語用學等方面進行探討。」^②這些研究深化了對詩歌多維度的理解,揭示了譯本與文化語境之間的複雜關係。

本文通過對詩歌時空背景、詩歌具體內容、翻譯傳播路徑以及作者身份特徵分析,依次展現了彭斯詩作《一朵紅紅的玫瑰》在蘇格蘭性、普世性、融通性、歌唱性,以及流行性等五個主要層面的多重價值,也發現了這首詩的教誨性。希望能夠傳遞和深化這一經典詩歌中的文學美感與情感蘊含,進一步啟發讀者對於《一朵紅紅的玫瑰》多重價值的認識。除此之外,我們還發現這首詩具有不可多得的比較文學價值。

參考文獻

- ① 何甯,樂天宇:《彭斯詩歌的中譯與蘇格蘭性》,《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頁65-71。
- ② 胡安江,彭紅豔:《譯者意圖與讀者期待——論〈一朵紅紅的玫瑰〉兩個中譯本的翻譯策略選擇》,《外國語文》,2017年第6期,頁129-134。
- ③ 金亞娜:《普希金文學遺產的普遍人類價值》,《外語學刊》,1999年第3期,頁84-88。
- ④ 李正栓,徐童歆:《鄧恩〈跳蚤〉譯者行為研究》,《外國語文》,2024年第5期,頁97-110。
- ⑤ 李正栓,張丹:《彭斯詩中國群體譯者行為研究》,《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23年第4期,頁24-36。
- ⑥ 盧煒:《聽見的和聽不見的旋律:濟慈〈夜鶯頌〉和〈希臘古甕頌〉中的聲音美學》,《英語文學研究》,2024年第2期,頁49-68。
- ⑦ 彭斯(著),宋達(譯):《蘇格蘭性未能彰顯的英國詩人》,《中國文學研究》,2016年第1期,頁113-117+121。
- ⑧ SONG Yuxin, WU Jie & JIANG Fangyuan. (2024). Breaking free and self-actualization on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 *Volcano Lover*.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3) 107-113.
- ⑨ 吳贊:《從譯介 A Red, Red Rose 看翻譯文學話語的變遷》,《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頁92-96+100。
- ⑩ 葉紅婷,李正栓:《民國時期彭斯詩〈一朵紅紅的玫瑰〉重譯譯者行為研究》,《外語導刊》,2024年第5期,頁139-147+161。

(Editors: Derrick MI & Joe ZHANG)